

纯臣

和珅真实的对手

王杰

纯臣王杰

状元郎耿直

死扛两朝终不悔

硬骨头打虎

刘墉反贪其实张冠李戴

许葆云○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

纯臣王杰

和珅真实的对手

纯臣王杰

许葆云○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纯臣王杰：和珅真实的手 / 许葆云著. —西安：

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224-11692-2

I . ①纯… II . ①许… III . ①王杰 (1725 ~ 1805) -

生平事迹 IV . ① K827=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8104 号

纯臣王杰：和珅真实的手

许葆云 著

出品人：惠西平

总策划：宋亚萍

策划编辑：李婷晓 李向晨

责任编辑：周 远 李向晨

装帧设计：崔 凯

出版发行：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：710003)

印刷：北京力信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16

印 张：13.75

字 数：208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3 月第一版 201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24-11692-2

定 价：29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投稿邮箱 bwcq@163.com

发货电话 010-88203378

纯臣王杰：和珅真实的对手

目 录

001	/	第一章	盛世第一案	
		山东巡抚遭弹劾	/	002
		右都御使巧设计	/	007
		刘墉受命查国泰	/	010
		和珅亲自探虚实	/	016
021	/	第二章	水落石不出	
		珅墉赴鲁共查案	/	022
		刘罗锅微服私访	/	025
		趁势拿下大老虎	/	027
		扯出终极大老虎	/	031
037	/	第三章	罗锅儿求和	
		升杰贬墉弄权术	/	038
		刘墉服软巧“求和”	/	040

求娶公主增砝码 / 043

王杰灰心欲辞官 / 047

053 / 第四章 皇帝做圣人

乾隆皇帝欲“禅位” / 054

蹙脚巴结嘉亲王 / 058

识破阴谋暂不表 / 061

065 / 第五章 太子也难当

太子举荐主考官 / 066

无中生有查“反诗” / 068

会试兄弟同中榜 / 072

光霁被诬难分辩 / 074

复考再中揭真相 / 077

081 / 第六章 让位不让权

老皇让位，新帝登基 / 082

有人欢喜有人忧 / 088

新班子争权难 / 094

101 / 第七章 针尖对麦芒

王杰出招调朱珪 / 102

擅批奏折惹事端 / 108

恶意离间制新皇 / 111

嘉庆幕后，王杰幕前 / 114

117 / 第八章 皇帝挨收拾

妙荐朱珪掌兵部 / 118

老乾隆借机收权 / 121

不问政事，和平共处 / 126

扳不倒皇帝扳王杰 / 131

师傅尽去，孤家寡人 / 135

137 / 第九章 贪官的心事

表面平静暗流涌 / 138

对手共饮，闲话家常 / 141

和珅的真言与箴言 / 144

155 / 第十章 该倒的倒了

星陨西北大限至 / 156

乾隆驾崩，盛世终结 / 159

王杰瓮中捉和珅 / 161

一切就绪，巨虎待擒 / 165

167 / 第十一章 王杰斗和珅

一朝天子一朝臣 / 168

罪状虽多，罪名难定 / 172

和珅的二十条罪状 / 175

王杰、和珅堂上斗 / 179

189 / 第十二章 赢不了的赌局

审案容易处置难 / 190

易审难结，皇帝犯难 / 194

王杰坚定，皇帝摇摆 / 196

为保名声，“施恩”和珅 / 200

结案行刑，任人凭说 / 203

209 / 后记

第一章 盛世第一案

山东巡抚遭弹劾

大清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举世无双的康乾盛世已经进入了第一百个年头。这个震古烁今的煌煌盛世，一百年间创造出无数奇迹，大清帝国的强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，其疆域东至北海、库页岛，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，北到外兴安岭以南，其版图超过了明朝最强盛时的面积，人口从清朝建立时的千万之数，到康熙年间已经增至一亿，到乾隆年间则已经超过三亿，一百年间，全国人口增加了好几倍。

大清国，这个盖世无双的盛世帝国，物产丰富，得天独厚，自给自足，每年生产的物品产值占到了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。

中华上下五千年，似乎从未出现过如此美妙的局面，大清帝国花团锦簇，繁荣富裕，上有圣主，下有贤臣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整个国家都飘荡在半天云里，所有人都依偎在暖烘烘的热炕头儿上，快乐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在这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极盛时代里，偶尔也会有些不合时宜的人，管一些无足轻重的闲事儿，于是静谧的温水里偶尔翻起一两朵浪花儿，山呼万岁的盛世华音中有时也会发出不和谐的声音。乾隆四十七年四月间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沅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，就是这么个令人厌烦的小插曲儿。

山东巡抚国泰出身满洲镶白旗，姓富察氏，这是个经常与爱新觉罗皇族联姻的名门大姓。国泰的父亲文绶也一直受到乾隆皇帝器重，曾经担任陕甘总督、四川总督，国泰的一个侄女儿更是有幸嫁入皇宫做了妃子，而且颇受宠幸。所以国泰既是满洲权贵出身，又是皇亲国戚，自小娇生惯养，生成了一副蛮横暴烈、浑不讲理的臭脾气，要是急了眼，杀人放火的事也敢干。

大清国是满洲权贵的天下，像国泰这样的八旗纨绔说多不算太多，说少却也不少。这种人，除了平时与他在一起吃喝玩乐的那帮八旗子弟以外，其他人都把他视为吃人的老虎，避之犹恐不及。

就是这么一个没学问，没品行，凶狠残暴、邪气冲天的恶棍，只因为

出身显贵，也就顺顺当当做了官，先是在京城担任刑部主事，很快就升任刑部郎中，其后又被皇帝一道圣旨外放山东按察使，再升任山东布政使，混到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，国泰已经当上了山东巡抚，成了一省总宪，封疆大吏。

国泰外放为官之后在山东省内经营多年，又加上他的后台极硬，脾气极恶，做事胆大包天，平日杀人不眨眼，山东一省官员对他畏惧如虎。当国泰担任山东巡抚之时，就连军机大臣于敏中的亲弟弟山东布政使于易简都害怕国泰，布政使和巡抚虽然是平级的官员，可于易简每次见了国泰，都要跪在地上说话。

连山东布政使都对国泰如此畏惧，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。

借其淫威压服了一省官员之后，国泰就勾结于易简在山东省内贪赃枉法，营私舞弊，卖官鬻爵，搜刮白银数百万，几年时间就发了大财。

对国泰而言，一个山东巡抚还不能满足他的欲望，所以国泰急于在乾隆皇帝面前表功，希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，至少弄个总督干干，混得好的话，最好能出任军机大臣。于是国泰想尽一切办法在山东地面上搞政绩、出风头。

可惜老天爷不给面子，国泰担任巡抚这几年山东省内接连闹灾，为了谎报政绩，国泰硬是把灾荒说成丰产。这一谎报不要紧，受了灾的百姓不得不按照丰年的数额交粮纳税，百姓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，当然拿不出粮食交税，国泰这头老虎就派出恶狼一般的酷吏到民间强征。眼看百姓活不下去了，山东省内九名举人联名到济南来请愿，不想国泰这个东西眼里根本没有“王法”二字，竟将九名学子全部杀了。

到这时，山东一省民怨沸腾，群情汹涌，眼看要激出大事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沅察知国泰的罪行，立刻上疏弹劾。

钱沅这一弹劾，却让乾隆皇帝左右为难。于是把一向宠信的右都御史王杰找来商量对策。

王杰，字伟人，陕西韩城人，八岁丧父，家中一贫如洗，全靠苦读成名。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）高中会试第一甲第一名，成了自有大清国以来陕西省出的第一位状元，名噪一时。

这一年王杰已经57岁，在乾隆皇帝身边做了半辈子的官，从刑部侍

郎、吏部侍郎一直升任右都御史，又担任上书房总师傅，专门负责督促各位皇子读书，成了乾隆皇帝身边的心腹近臣。

官儿虽然做得很大，可王杰这个陕西乡党却并没有因为做官就改了脾气，待人温和平淡，厚道仁义，冷面话短，虽然才华过人，平时却不喜张扬，不知道的人绝猜不出这是位状元公、大才子。

陕西是中华文明发祥之地，人文厚重，加之明清两朝，以限制君权、拯救百姓为宗旨的孔孟儒学已经被皇权诛除殆尽，偏在关中一隅却有关学、朴学、实学盛行，于是天下学子丧失志向的时候，陕西地方却多出君子，古朴刚烈之风至今不绝。

和很多陕西出身的官员一样，王杰这个人为官正派刚直，疾恶如仇，是位真正的君子，正如孔夫子所说：“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

大清朝和别的朝代不一样，皇帝是主子，满臣是奴才，汉臣虽然口称臣子，其实是一帮“二奴才”，百姓则是毫无地位的草根之民，社会等级分明，壁垒森严，任何人不能逾越。这样的社会制度，结果是骄纵了“主子”，惯坏了“奴才”。到乾隆年间，曾经彪悍淳朴的满八旗早已变得极不成器，八旗子弟只知道提笼架鸟斗鸡走狗，越来越不是玩意儿。官场上满臣为首，汉臣为辅，为首的往往贪污，辅助的往往同流合污，结果吏治越来越败坏，贪污之风上下盛行，人人从官场上捞取油水。

在这片污泥浊水之中，王杰能廉洁自律，不收一分昧心钱，结果家里穷得一贫如洗，只有一位夫人程氏。老两口吃米粥，嚼菜根，过着清贫淡泊的日子。

乾隆皇帝是个聪明的君主，深通治国之术，知道手底下两类臣子最重要。一类是既无进取又无廉耻的庸臣，这样的臣子没有原则，喜欢贪污，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，所以最容易驾驭。在臣僚中，此类人占大多数，乾隆皇帝一向视他们如走狗，想用便用，想杀就杀，一点也不用客气。另一类则是刚直敢谏、才干突出的“纯臣”。虽然“纯臣”常给皇帝找麻烦，可他们却是朝廷里真正的顶梁柱。偌大国家，没有几个像样的“纯臣”，是支撑不下去的。

像王杰这样的性格，这样的能力，这样的操守，正是一位出色的“纯臣”。乾隆皇帝对他很是欣赏，一向视为股肱，每遇大事多与王杰商量。

现在面对监察御史弹劾国泰一案，乾隆皇帝不知该下手彻查，还是放

一放再说，就把王杰找来问计。

王杰是乾隆皇帝亲点的状元，后来又入值南书房，在乾隆皇帝身边这么多年了，对乾隆皇帝的心思也是非常了解的。知道乾隆皇帝表面严厉果断，内心实软弱任性；看似自律极严，其实比谁都自私，而且心胸狭隘，最喜欢护短。

就说这个国泰吧，从小就是个出了名的恶少。在北京城里、天子脚下尚且无法无天，伤天害理的事干了无数，后来外放到了地方上做官，再没有谁来管他了，就更是嚣张霸道杀人如麻，简直就是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。可惜一向自诩为英明睿智的乾隆皇帝到了晚年，识人的慧眼已经有些老花，惩治贪官的决心也不如以前坚决了，居然硬是看不透国泰这个人的邪恶秉性，反而认为国泰刚毅果断，不但不处分国泰，还不停地给他升官儿。

现在国泰外放山东巡抚五年，贪污纳贿，谎报政绩，隐瞒灾荒，强征税赋，把当时全大清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大省整个掏空了，地皮都铲光了，把一省的老百姓都快逼死了。就连有功名的举人出来为民请命，国泰也敢公然杀害，而且一次就害了九条人命！

国泰在山东已经疯狂到这样的程度，连朝廷上的领班军机大臣阿桂和大将军福康安都看不下去了，分头上了折子，请求乾隆皇帝把国泰调离山东，免得激起民变，酿成大祸。可在乾隆皇帝心里，却仍然认为国泰还是早年那个“刚毅果断”的八旗好小伙儿，那些弹劾国泰的奏章，乾隆从心眼儿里不能接受，就连阿桂和福康安这样的满洲重臣说的话，他都不愿意相信。

除了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，国泰这个人后台也的确扎实，不但有个当总督的父亲、当妃子的侄女儿，而且在京城里还靠上了一位军机大臣和珅。国泰在山东贪污的银子，有一半都递到了和珅手上，所以和珅对国泰的“照顾”，周到备至。

乾隆皇帝的信任，八旗贵族、皇亲国戚的身份，再加上一个和珅的暗中支持，国泰虽然坏了整整一个省，可是想扳倒这样一头猛虎，王杰这个军机大臣竟也无从措手。

当然，国泰是一定要除掉的，否则山东一省的老百姓怎么办？

为了除掉国泰，王杰事先已经动过一番脑筋，早想好了主意，那就是以退为进，以守为攻，设一个圈套让乾隆钻进来，然后把套儿一收，逼得乾隆下不来台，让他自己出手，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贪官。

于是王杰微笑奏道：“国泰在山东巡抚任上五年，其所作所为臣不能尽知。可臣觉得国泰这个人性情颇为刚烈，处事果断，这样的脾气容易得罪人，至于说他贪污受贿，谎报政绩，暗中杀害请愿的举人，这些事臣也觉得不可思议……”说了几句不担责任的虚话儿，这才又转回正题，“臣听说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正在京述职，此人颇为精干，官声也不错，累任山东布政使，对国泰的作为自然了解颇深，皇上何不招于易简进宫，仔细问问国泰在山东施政的细节，看国泰到底有没有不法之事。若果然有劣迹，自然要重办，若于易简所说和御史所奏不同，皇上就把此案交给都察院纠办，自然水落石出。那时，若国泰有过失，则处置国泰，御史妄奏，便处置御史，以正视听。”

王杰的说法表面听起来合情合理，其实话里有话。

正如王杰所说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果然是个“颇为精干”的人，只是他的“精明”全都用在邪处去了。平时只知道吹牛拍马，投机钻营，为了升官发财根本不择手段。自从国泰到任山东巡抚，于易简知道国泰在朝中树大根深，背景扎实，而且脾气凶蛮，蛮不讲理，得罪不起，就对国泰极力巴结奉承，任由国泰在山东胡作非为，不但不过问，还为虎作伥，自己也顺势从中捞钱渔利。

于易简的嘴脸王杰是清楚的，现在王杰故意让乾隆皇帝去向于易简打听国泰的品行，可想而知，于易简一定会把国泰的罪行全都掩盖起来，只编一套动听的瞎话给乾隆听。

乾隆对国泰既有信任又有包庇，如果知道国泰在山东恶行昭彰，依乾隆的脾气只怕会网开一面，把国泰调离山东，换个地方继续当官，如此一来，这头吃人的老虎就到另一个地方去吃人了，而山东百姓吃的苦、受的害也就无处申诉了。

假若乾隆听信了于易简的瞎话，反而以为国泰在山东没做坏事，对这个恶棍信心十足，就会把国泰一案交给都察院办理。如此一来，国泰就不可能离开山东，然后王杰再想办法从后头推乾隆一把，让他派官员到山东去彻查国泰一案。

国泰干的坏事太多，如果派御史下去彻查，自然是一查一个准儿，这么一来，国泰这颗脑袋就算砍下来了。

右都御使巧设计

王杰的主意十分巧妙，乾隆皇帝再聪明也想不到这上头，果然钻进圈套，当天就在养心殿内召见了山东布政使于易简，向其询问国泰在山东施政的情况。

果然，于易简五年来一直和国泰穿同一条裤子，国泰做的坏事每件都和他有关，此人怎么会在皇帝面前说国泰的坏话？于是他把山东省内府库亏空、国泰谎报丰年、残杀举人等罪恶全都隐瞒起来，只说国泰在山东施政稳妥，治水屯田，奖励耕织，府库充实，吏治清明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至于外界传闻，多是不实之词，或起于误会，或出于嫉妒，总之多是诬告，不足为信。

对国泰这个人，乾隆皇帝本就先入为主，只当他是“能臣”，于易简又信誓旦旦，极力吹捧国泰，乾隆皇帝当然信了，于是龙颜大悦，又把王杰叫进养心殿，乐呵呵地说：“你说得不错，看来国泰在山东巡抚任上尚能实心用事，并无贪腐。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沅弹劾不实，本应从重治罪，朕念钱沅为人耿介，是个直臣，打算下旨罚他三个月俸禄，其余就不追究了，你看如何？”

乾隆皇帝年轻时候精明厉害，把大清国治理得不错，可自从宣布国家进入盛世以来，虽然天下百姓并未从“盛世”二字中得到什么好处，乾隆自己却深深陶醉其中，越来越疏懒颓废了。现在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案子，乾隆竟然偏听偏信，只凭山东布政使于易简一个人的话就认为国泰被人冤枉，不但包庇国泰，还想处罚江南道御史，真是昏庸得可以。

可王杰早就号准了乾隆的脉，知道他必然如此行事，也早算定了几步棋，先一步步把乾隆引进彀中，再借乾隆的手除掉国泰。王杰于是笑着说：“皇上圣明，看来江南道御史所奏不实，山东地面并没出什么问题。”先打了个马虎眼，又把话头儿一转，“只是臣记得去年军机大臣阿桂也在皇上面前说过国泰的不是，希望皇上把国泰调离山东，虽然话说得含糊，

其实对国泰在山东任上的作为也有非议。另有大将军福康安也奏过此事，认为国泰在山东施政不妥，又与朝廷官员上下勾连，奏请将国泰调离山东，现在又有江南道御史钱沄上奏弹劾国泰，这三件事加在一起，对国泰的官声影响不小，皇上若只处罚江南道御史，而不对国泰一案详查，难免显得草率了些，阿桂和福康安脸上也都不好看。”

王杰一句话，把大清国权倾一时的两位重臣都扯了进来。

阿桂是乾隆朝的首席军机大臣，身居首辅之位；福康安是乾隆第一位皇后孝贤皇后的亲侄子，从小被乾隆接进皇宫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养大，现在出任奉天将军，圣眷极隆，这两人都是乾隆皇帝最宠信的满臣，地位不是一般臣子可以比的。

因为国泰在山东地面横行不法，名声太臭，前一年阿桂和福康安都曾上奏弹劾国泰。但这些满洲重臣之间难免有官官相护的意思，再加上国泰又是皇亲，阿桂和福康安这两位也知道乾隆不会认真重办国泰，所以不愿意得罪人，并没说要治国泰的罪，只是请求把国泰调出山东而已。那时候乾隆打心眼里信任国泰，没采纳阿桂和福康安的意见，王杰则认为仅仅把国泰从山东省内调离是在养虎贻患，所谓打虎不死，还要伤人，所以决心在山东巡抚任上彻底除掉这只“恶虎”，也就没出来支持此议，于是把国泰调离山东一事就搁置不提了。

现在江南道御史钱沄以耳目风纪之臣的身份正式弹劾国泰，王杰眼看时机已到，又在一旁火上浇油，把阿桂、福康安的上奏旧事重提，乾隆皇帝也觉得国泰一案上下交相责难，自己不去彻查，轻易处分御史，是有些草率了。可要说派钦差大臣去调查国泰一案，他又打心眼里不太愿意。一时左右为难，只得问王杰：“你觉得国泰一案应该彻查吗？”

眼看机会来了，王杰赶紧说：“臣觉得国泰一案朝野瞩目，不彻查只怕不妥当。”

乾隆本就已进退维谷，又被王杰一激，实在有些下不来台了，心里也不太痛快，黑着一张脸问王杰：“依你看，朕当授命何人担任钦命大臣，去查山东一案？”

乾隆这一脸不高兴的意思王杰也看出来了，面对这么一位又严厉又任性的皇上，王杰心里有点儿惴惴不安。可在这件事上他早就拿定了主意，既要哄得乾隆高兴，又要借机把国泰拿下，如果有机会，能抓到证据，不

妨借这股劲儿把国泰的后台和珅给捅出来，于是假装沉吟半天才说：“臣以为国泰一案应该慎重。皇上可以命军机大臣和珅、左都御史刘墉亲到山东，会同江南道御史钱沅一起审理国泰一案，不知皇上意下如何？”

王杰提出的这两个审案人选，真是意味深长。

军机大臣和珅是乾隆皇帝最信任的宠臣，精明透顶，最懂得揣摩乾隆的心思。

另外，天下人都知道和珅是个贪婪至极的人，凭着皇帝的宠幸和手中的权力大贪特贪，受贿索贿，卖官鬻爵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国泰本人就是和珅的爪牙，他敢在山东巡抚任上横行不法，一半是因为背后有和珅支持。

对于和珅的贪婪和狡猾，乾隆皇帝并非没有察觉，只是乾隆皇帝有一套治国之术，左手宠臣右手纯臣，而和珅正是朝廷“宠臣”之首。乾隆皇帝认为此人最是可靠、最好驾驭，所以不问他的劣迹，只管一味重用和珅。而和珅与国泰交情不错，乾隆也是知道的，让此人去查国泰，乾隆倒也放心。

左都御史刘墉是乾隆继位之初曾重用的心腹重臣刘统勋之子。刘统勋是乾隆初年朝廷里的“纯臣”之首，为人清廉耿直，最能任事。在乾隆执政早期历任刑部尚书、工部尚书、吏部尚书，当过上书房总师傅，做过内阁大学士、翰林院掌院学士，担任过军机大臣，去世之后得了“文正”的谥号。

大臣去世后，由皇帝亲赐的谥号以“文正”的等级最高，后面依次是文成、文忠、文端、文定以及简、懿、肃、毅、宪、庄、敬、裕、节、义、靖、穆、昭、恪、恭、襄、清、修、康、洁、敏、达、通、介、安、烈、和等字。单从刘统勋谥号“文正”这一点即可知，此人是乾隆初年朝廷里的一位守正文臣，是大清社稷的一根顶梁柱。

刘统勋的儿子刘墉脾气却与父亲刚好相反。当初考中进士的时候，乾隆皇帝看了他的考卷，就在金殿上当着大臣们的面说：“此人平庸，没有过人之处。”后来刘墉当了官，果如乾隆之言，虽然为官清廉，从不贪污，可本事却平庸得很。虽然在朝为官多年，却庸庸碌碌无所作为，上下圆滑，少言寡语，从来不肯得罪一个人，是个出了名的老好人儿，所以名声极好，人缘极佳。

其实刘墉这个人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平庸，他也是京城里一位大才子，写得一手好书法，与翁方纲、梁同书、王文治合称“四大家”。在为官方面刘墉也颇有才干，只不过他这个人精明得很，知道在朝廷里做“纯臣”随时有性命之忧，做“宠臣”又毫无尊严，会被皇帝当成走狗使唤，两样都不好混，于是下了决心折中取势，既像纯臣一样清廉干净，不贪赃枉法，却又糊里糊涂不办大事，不惹皇上生气，不担大责任，当然也就不会倒大霉。

像刘墉这样的臣子，半纯半庸，装痴扮傻，在朝廷里混得如鱼得水，连带他的书法也堪称字如其人，黑亮圆润，无棱无角，喜欢的人赞其出色，那些看不上刘墉的字、甚而瞧不上刘墉人品的，则给这字体取了个外号，叫“墨猪”。

现在这位出了名的“墨猪”正好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查办钦命大案本是他的分内事。而此人一向平庸懦弱，半辈子以“庸碌”为荣，让他去审国泰这么一个皇亲贵戚，身边又有和珅这么个军机大臣盯着，这个案子最终能查到什么程度，钦差未出都门，乾隆皇帝就已经猜到了。

正好，乾隆本来就不希望这个案子查出什么结果来……

王杰是个聪明人儿，思考事情面面俱到，所奏无不精微细致，妥帖周详，乾隆脸上总算有了笑容，沉吟片刻，对王杰点头道：“就依你的主意办吧。”

刘墉受命查国泰

说服了乾隆皇帝彻查国泰一案，王杰心里高兴，出了宫并未回府，而是直接来找左都御史刘墉。

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比王杰年长六岁，时年已经六十三岁，这是个又矮又瘦的小老头儿。猴儿一样的小红脸上长着个硕大的鼻子，鼻头儿也是微红的，因为鼻子太大，把两只小眼睛都挤到边儿上去了，而且微微有点斜。两道眉毛倒也粗重，只是太短，弯弯得像两条新月，眉眼儿凑到一块就成了一张天生的笑脸，就算人并没有笑，这眉眼儿也像在微笑似的。再凑上一圈圆润浓密的花白山羊胡子，显得那么温和、顺服，透出一股子与

世无争的诙谐劲儿来。

刘墉这个人真是人如其名，字如其人，品行如其字，圆润柔和，谨小慎微，黏黏糊糊，由里到外无处不合。既然这位左都御史为人这么随和，胆子这么小，平时又喜欢打趣儿开玩笑，同僚们对他自然不那么敬畏。因为刘墉平时谦恭惯了，总是弯着腰低着头，弄得腰杆儿微塌，后背微驼，缩着脖子，一副窝囊相儿，都察院里的官员当面尊称他一声“部堂大人”，私下里都叫他刘驼子或者刘罗锅儿，就连乾隆皇帝高兴劲儿上来，也会当面叫他一声“罗锅儿”。久而久之，刘墉也习惯了，干脆以这个外号为荣。

跟刘墉这样的人相处，不会觉得拘束，跟他聊天也不会觉得烦，可是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共事，就会觉得乏味了。因为刘墉的处世哲学很明白，一共就是六个字：只管事，不办事。

听说王杰到访，刘墉赶紧来迎，一见面就笑着说：“伟人贤弟一向忙碌，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破瓦寒窑串门子来了？”

王杰是陕西韩城人，和大多数老陕一样，话短，不怎么会寒暄，只冲刘墉拱了拱手，笑着问：“石庵老兄，有日子不见了，是不是在办什么大案子？”

刘墉嘿嘿一笑：“兄弟这是说笑话了，方今天子圣明，四海承平，天下无事，哪有什么大案子？再说了，我这个人你也知道，糊里糊涂的也办不了什么大案，就像孔子说的：‘听讼，我犹人也。’眼下皇上让我当这个差，不当不行，当也当不好，凑合事儿罢了。”

刘墉并不知道王杰今天找他有什么事，可他的鼻子特好使，已经闻出一丝气味来了，所以上来就拿这些话打马虎眼。王杰却知道像刘墉这样的人该怎么对付，根本不听他说什么，笑着说：“刘部堂这话就不对了，清平盛世也出坏人，只不过盛世之下君明臣贤，那些个坏人藏不住，有一个就抓一个，不能任由他们作恶，刘部堂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？”

王杰这话不好辩驳，而且从他的话里刘墉也听出一丝味道来，似乎上头真有什么大事让他查办，也不再一味耍滑了，点头道：“兄弟说得有理。”

到这时候王杰才正视刘墉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老兄，眼下就有一个大案子要查办。江南道御史钱沅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在任上横行不法，亏空库银，祸害一方。皇帝震怒，已经决定派刘部堂到山东亲自彻查国泰一案。